

四  
六  
叢  
話

四六叢話卷六

烏程 孫梅 輯

制勅詔冊四一

昔史通子欲以制冊表啟爲一書列于記傳以應  
尚書記言之遺正舊史載文之失見亦卓矣第嘗  
論之制勅表啟體例不同質章上表臣工以效颺  
言奏記移書僚案以通情愫達之疊疊比薈蔚以  
興雲致乃翩翩體綢繆于墜雨故復文不厭華篇  
宜設色若乃藻飾王言渙揚大號出之著於重申  
垂之編於令甲發言爲憲吐詞成經下於流水之

源震于春霆之響豈若矜才士之筆端恣文人之  
語妙學爲纂組崇飾輪轅云爾哉然則表啟之類  
宜尚才華制冊之文先覘器識爲此者必深明乎  
帝王運世之原默契乎日昃勤民之旨寧朴而無  
華寧簡而無浮選言於訓誥之區探蹟乎皇唐之  
域授官命職備著激揚閔雨憂農如傳喟息使聞  
者有一見決聖之思誦之動扶杖往觀之慕豈不  
休哉漢初去古未遠猶有渾噩遺風入關求賢諸  
詔落落不支巍巍共仰意表豁達之淵衷辭擬大  
風之雄唱豈高祖所自爲歟文景寬仁太和在抱

武宣嚴峻督責時加應張弛之異用乃溫肅之迭  
乘東京詔辭矩矱未失永平永元之間辟雍養老  
更白虎述經義披藝觀之禮意備矣魏晉而下華  
縟遞增然琢句彌新而道文間發下及陳隋益事  
排偶矣原夫漢時視草初無職司唐代演綸始稱  
妙選太宗肇啟瀛洲俾參密勿爾後封拜將相例  
降麻詞則鳳池專出納之司翰苑掌文章之柄雲  
烟煥爛從青瑣以追趨鈴索深沈有玉堂之故事  
自顏岑崔李燕許常楊起家濟美染翰垂名者以  
十百數而超羣特出尤推陸贄李德裕焉天子常

呼陸九時人目爲內相是宣公以珥筆而秉機政也學士不盡人意勅書須卿自爲是衛公以揆路而攝掌綸也迄今讀興元曲赦之制沈痛切深宜有以結山東將士之心觀一品會昌之集明白曉暢自足以伐敵國陰謀之計豈非才猷迥出詞筆參長者乎宋室繼興尤重厥任曠觀三百年間略分三等足概諸家智珠在握春麗紛敷筆綜九流轉若樞而罔礙胸羅萬卷運於手而不知浩若長河之東注賁若化工之肖物若歐陽公蘇長公其上也官舉其職人甄厥長文贍義精句奇語重炳

焉與三代同風卓爾軼漢京而上若曾南豐真西山固其亞也抽青妃白選義考辭參差叶鳳管之和組織盡駕機之巧極雕鑿之能事而妙若天成驅卷軸之紛綸而工如已出若汪浮溪周益公又其次也至若八世祖宗之句失檢毫釐元龜昆命之言指瑕千古此又率爾操觚者所當引以爲戒者也撫彼瑣言都爲一集地分清切才擅琳琅惟丹青方絢夫筆花將酸醎一嘗其鼎臠矣敘制勅

詔冊第四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展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

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元

管錫允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

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

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疑衍一則字一曰策

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戒州部詔誥百官

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勅

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

之詔書稱勅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

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

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綽

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

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

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宏奧策封三王

文同訓典勸

元作觀謝改

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卽

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

賜太

守元作責博士攷漢書改汪本作責博進陳遂

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

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

勅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

學雅

元作惟朱改

詔閒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勅假



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

元作凱  
孫改

禪誥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

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  
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  
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

元脫朱按  
御覽補

中書自

斯以後體憲

元作慮  
朱改

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

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  
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勅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  
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洊雷之威胥災肆赦則文有春露  
之滋明罰勅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

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

元作鄧朱攷穆天子傳改

父受勅憲

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當指事而語

一作詰從御覽改

勿得

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

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

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

元作同許改

極漢高祖之勅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

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彪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

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宏之守

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

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

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自教

一作辭從御覽改

以下

則又有命詩云有命自天明命爲重周禮曰師氏詔王明詔爲輕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文心雕龍

封敖傳敖草封衛國公制曰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德裕曰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解其所賜玉帶遺之

舊唐書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貧屈人宜令以名聞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略

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  
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崇希顏亦皆年逾耳順矣時  
謂五老榜

同上

懿宗朝韋保衡路巖忌宰相劉瞻誣以罪黜爲荆南節  
度鄭畋爲制詞曰早以文學疊中殊科風稜甚高恭謹  
無玷又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賄惟恐人  
知韋路大怒貶畋爲梧州刺史謫劉驩州司戶命舍人  
李庚爲詞深文痛詆必欲加害屬懿宗厭代僖宗立蕭  
倣輔政舉瞻自代召歸朝廷至湖南庚典是郡出迎江  
次牌亭致酒瞻唱竹枝詞送庚酒命庚酬和庚曰不閒

音律瞻曰君應只解爲制詞也是夕庚飲醕而卒

全唐

詩話

費冠卿登元和二年第母卒旣葬而歸歎曰于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院李行修舉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邱園絕跡仕進守其志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闕清標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冠卿竟不應命

同上

司空圖河中虞鄉人柳璨爲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爲監  
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乞致仕曰察臣本  
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  
曰旣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仕非  
顓於食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遞  
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璨之文也 同上

孫魴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魴往依之頗爲誘  
掖後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魴父畫工也王微爲中書舍  
人草魴誥詞曰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  
貌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 同上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早登科第亦有  
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  
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何也  
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

劉賓客嘉話

錄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  
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  
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方而大得坤爻六二之

動

東臯雜錄

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

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惟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願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四六談塵

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諛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承之道後王荊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同上

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同上

元章簡公厚之致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邇聯之列歲時斗酒尚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



關之門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謝子耆寧除職表疲  
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樂皆爲  
人稱誦其作王荊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  
礪與舟世莫先于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  
爲先後失倫

同上

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窿兩觀蹇翔於  
霄漢闕庭煥麗千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  
下句不來

同上

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云蜀道之難辛  
炳爲中書遽作彈文曰川未失也綦自辨其語上曰吾

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同上

杜佑爲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爲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茲道蓋譏之也

避暑錄話

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拜相公弟文昭爲翰林鎖宿禁中面對喻旨草麻文昭力辭上云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

前錄

揮塵

姑蘇守臣進蟹應制程奎草批荅云新酒菊天惟其時

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令陳藏一擬聞先臣援  
筆立成略曰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此卿出將  
入相文在中而橫行之象也上乃悅

隨隱漫錄

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  
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  
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  
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  
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仇池筆記

呂丞相端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樞  
密直學士時王二文禹偁行誥詞略曰多直道以事君

每援經而奏事 丁晉公談錄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關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行詔詰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誠孥戮示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於社又云予則孥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 同上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爲州學教授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輒爲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守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旣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諂交軾轍密與唱和

媚附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旨下石者

可談

錢適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其子死德循卽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旣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誥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

同上

王夕郎信掌制誥孝宗覽之曰近日誥詞全似啟事溢美大甚卿甚得體文豹謂其弊始於用四六也詞臣又欲因此結知務腴悅而極工巧拘平仄而促對偶無復體製開慶元年丁相大全當國江鄂二郡守創例每一漁船日輸五千漁人不堪命遂渡北兵入寇鄂渚八月起舊相吳履齋宅左揆直院洪魯齋芹草麻制中間云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畫錦爲榮入趨延英之召亟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弱而莫紓在廷紐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遣大投艱孰念救作

數寧之計任重致遠實維宏毅之賢云云於戲詩有天保采微寧厲脩政懷遠人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永命汝廸予欲康庶事汝爲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繫我耆俊毋煩訓詞細觀此制詞情懇到句語坦明不獨平側對偶真得制誥體魯齋乃容齋先生嫡派然前輩四六多喜堆故事如先生草吳璘開淮渠獎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渡波誰云兩黃鵠詎煩鴻卻之謠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事事雖切但非制誥體看坡公制誥用故事明白敷暢

清夜錄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  
王元祥薨卽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  
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爲江叔此正高宗  
書也叔藝韞多材帖亦唐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謁謂魯  
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謁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  
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謁夙奉趨庭  
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荅進枇杷并移營五  
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竝誤入太宗帖中

論

東觀餘

右宋鍾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鍾崇寧三年甲申



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鐘原  
其出則宋地也聖詔有曰得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卽  
此鐘也是時帝作大晟卽取以爲鐘法案樂緯叶圖證  
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  
莖卽古文莖繇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  
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特五英六  
莖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春  
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鐘銘合

同上

童貫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  
賞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

免出語沮之蔡元長愧於衆論二月丁酉鎖院進司徒  
易鎮臨洮而已少藴黽勉奉詔鄭華原素不樂少藴摘  
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託王言以寓微諷貫問其故華  
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  
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日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  
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爲宣威麻辭乃  
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  
因敵以威懷於以制四裔之命賞抵功而輕重是將明  
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  
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抵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

止於如此不足直醴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頰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於祐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

程史

紹興己未金人歸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上穹開悔禍之門

一作期

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

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金以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爲釁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敵也以孽子熈及其黨程克俊補摠故其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

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輶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啟固陵之吉壤志仲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

同上

淳祐癸卯長至雷三學生上書攻史嵩之明年徐霖伏闕上書疏其罪是歲仲冬嵩父彌忠殂于家不卽奔喪公論沸騰未幾御筆嵩之起復右丞相於是三學生復上書將作監徐元杰少監史季溫右史韓祥皆有疏言其不可及丙午冬終喪御筆史嵩之候服日除職與宮觀于是臺臣章炎李昂英及學校皆有書疏交攻之御

筆始有史嵩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許令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人當草制繳奏云照得史嵩之前丞相旣非職名又非階位不知合于何官職下許令休致議者乃以克莊欲陰爲之地章李二臺臣因再攻嵩之并克莊劾去之克莊自辨云臘月二十二夜丞相傳旨草制次日具橐又次日被論竟莫知爲何罪也罷制中有云朕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又云宇宙雖廣有粟得而食諸霜露旣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猶知之卿勿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然竟別命詞焉

癸辛雜識

丙申之春御筆史嵩之退安晚節踰十年可特授觀文  
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越日董槐  
上疏乞於嵩之致仕指揮之下明示以不復圖任之意  
御批決不復用林存當制有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嘉  
於雅志忠愛不忘猷猷爾母有於遐心公論復以爲未  
然同上

熙寧三年曾宣靖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久之除守

司空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

一作兼領宮觀

王文恭

爲內相當制進草神宗讀至高旗鉅節遙臨踐土之邦  
開館珍臺獨揖浮邱之袂顧文恭笑曰此句甚熟想備

下多時文恭云誠如聖訓歸語其子仲修云吾自聞魯  
公巧去卽辦此一聯歎服上之精鑒如此

揮麈餘話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大君  
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  
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願  
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復書云雖光  
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聳服

同上

紹興二年秦會之罷右僕射制略云自詭得權而舉事  
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  
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

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厚之文禡職告詞云得  
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  
伯之文綦謝姻家也秦大憾之丁卯歲啟上詔毀宰執  
拜罷錄謂載訓詞也

揮塵後錄

外祖曾空青知信州日曾辨宣仁聖烈誣謗首尾甚詳  
言先臣極論哲宗洞照謬妄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  
於珪責詞猶用先臣之言內四句云昭考與子之意素  
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閒隙哲宗至再三稱善

揮

塵三錄

劉廷開封人思陵中興更名誨上書自奮應募願使北



庭召對稱旨自韋布授京秩俱侍從以行復命有旨擢  
直顯謨閣守楚州制詞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  
之嶮阻命分憂於涇郡併進直於清班

揮麈三錄

乾道六年初議於太上皇帝尊號中加憲天體道四字  
皇后加慈明二字必大草詔云太上皇帝與天同大體  
道之宗太上皇后如月之明以慈爲寶蓋取文義之順  
耳將宣布而議者謂天聖二年賜太宗女申國大長公  
主諡曰慈明當避於是改用明慈一字宰執云詔書先  
明而後慈蓋一作默定也

玉堂雜記

上於文字尤欲得體一覽便見是非必大草太上辭尊

號第一詰其末云怡神閒燕何力之有上曰此雖道太  
上語畢竟自此起草送去何力之句不能無嫌必大遂  
改作無累於物蓋上用意至到如此

同上

案文以識爲主所謂辭尚體要也孝宗一語出益公  
上遠矣非天授乎

淳熙二年六月禮部太常寺申來年太上皇帝當慶七  
十欲加上尊號先次討論九月乙未葉丞相罷龔參首  
招予及學士王季海共議然後定爲性仁誠德經武緯  
文遂草宣布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  
固有修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齊日以

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廣生上再三稱獎  
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卿不能爲真大手筆也

英宗

謂輔臣學士惟王珪能爲詔同上

大禮降御劄旣云劄示則當親筆付外近歲同常詔從  
院吏寫本行出未知中朝舊事如何乾道九年六月七  
日宣當直學士草南郊御劄三更進草其間云乾清坤  
寧振四方之綱紀星輝海潤兆百世之本支玉卮每奉  
於親闈瑞節歲交於鄰境上改作農扈屢豐戎軒載嚴  
崇禮樂而四達嘉風俗而載淳玉卮每奉於親闈美化  
遂刑於海宇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句意不近於郊祀

其欲得體大率如此

同上

己亥三月下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九月二十六日  
受誓戒丙寅大雨丁卯鎖院草赦戊辰百執事冒雨請  
皇帝致齋己巳上乘逍遙車朝獻景靈宮入太廟宿齋  
四日之間雨晝夜傾注通衢殆如溪澗黃昏雨驟止庚  
午昧爽駕來登輅必大執綬上喜曰且得晴霽辛未行  
禮月色如晝上拜起不倦以迄於成黎明登樓肆赦簪  
花過德壽宮人情熙然赦書乃必大視草其間云惟周  
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  
帝皆用親郊之禮具殫尊祖之誠於鑠本朝若稽前代

俶經路寢有皇祐之彝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不愆於素可舉而行蓋欲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後數日加恩羣臣必大復草趙相制云裸將太宮霖潦驟霽陟恪太寢月華正中又云鎮定大事如彥博之恢宏貫通羣經如宋庠之博洽皆紀一時之事且以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實爲相也

同上

淳熙丙申都堂召議賜交趾來年厯日詔書予謂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案故事其王初立卽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安南爲國蓋曾丞相之失舊

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丁酉三月二十四日  
制授龍翰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  
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予適當制其云卽樂國以肇  
封旣從世襲極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蓋言不封郡王  
也大中祥符李公蘊傳子德政孫日尊卒乾德嗣卒陽  
煥嗣卒天祚嗣卒龍翰嗣制云乃眷一邦茲傳七世自  
公蘊言之也

同上

監察御史王公綸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太上稱其有  
典誥體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卽其鄉也未第時兄弟就

食府庠至是人以爲榮尋卒官予嘗草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薦於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里考昔人而或有在近歲以幾希贈官制云古所謂鄉先生者歿則祭於社而後世良二千石民亦奉嘗之爾於二者蓋兼之皆紀實也

同上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察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於八索乾元用九增寶籙

歷一作

於萬年八索

用九可謂切事徽廟以銀碗盛蘇合香賜之

楓窗小牘

陳繹批荅曾魯公表云爰露乞骸之請黃裳爲曾侍讀

制曰備員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曾魯公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後山詩話

則天朝吉頊爲相州刺史迎中宗興復唐室頊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勲可贈御史大夫

大唐新語

盧懷慎范陽人清儉廉約及秉鈞衡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元宗詔曰故檢校黃門監盧懷慎衣冠重器廊廟周材訏謨當三傑之一學行總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季文之相魯節隣於古儉實可師雖清白



瑩然簾金非寶然妻孥貧窶擔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  
軫悼宜恤凌統之孤用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  
粟二百石制蘇頌爲之碑仍御書焉子襲以清白稱作  
聞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元宗還京師次陝城頓  
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  
惠愛性實謙冲亦旣利物存乎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  
風天寶初爲嶺南太守貪吏歛跡人庶愛之

大唐新語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之詩中  
宗手勅批曰平一生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藥之先開  
訝黃鸞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

彰其美 景龍文館記

自回鶻至塞上頡憂斯入貢每有詔勅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通鑑

陶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實多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 東軒筆錄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

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  
所益也遂阻勉爲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  
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  
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  
于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啟宴召宋出  
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  
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一作歸利之語方子京  
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  
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同上

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

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荅之詔曰當俟蕭蕭之  
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  
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爲是也

同上

眞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眞宗意不能平寇萊公  
探此意遂欲廢章獻誅丁謂曹利用等于是李迪楊億  
李遵勉等叶力處畫已定詔命使楊億爲之會萊公因  
醉漏言晉公利用謀白太后指萊公爲反而投海上天  
下冤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  
勉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勉乃抱億所畱書進呈仁宗及  
敘本末仁宗感歎再三贈億禮部尚書制曰天僖之末

政漸中聞能叶元臣力屏儲極蓋謂是也

同上

舊制父子兄弟及親近之在兩府者與侍從執政之官必相迴避熙寧初呂公弼爲樞密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欲登於選用尚有避於當塗公弼聞之遂乞罷樞密

同上

劉攽王介同爲開封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畜字字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攽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御史張戢程灝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議罰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攽也謝表略曰曠弩射市

薄命難逃飄瓦在前伎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  
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此也

同上

上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政相司馬光又擢用蘇軾蘇轍  
於是呂惠卿自太原移揚州表乞官觀旋以臺官有言  
遂除分司朝論未決而諫官蘇轍上疏伏見呂惠卿懷  
張湯之巧詐挾盧杞之奸凶當追削官爵投畀四裔疏  
奏貶惠卿爲團練副使建州安置是時蘇軾爲舍人行  
其詞曰元凶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稽正  
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  
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

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  
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  
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  
丸始以帝堯之仁心一作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  
宰予發其宿姦責之輔郡止宜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  
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  
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  
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  
姦賊狼藉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  
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

及此灑

一作流

涕何追逮余殘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

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汗渙之文止爲疑賊之具迷國  
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國有常  
憲朕不敢恕可責授云云

同上

王元之在滁四方文士持文就謁者甚衆有鄭裒者最  
著名畱數月而去元之爲買馬辦裝後有劾其虧貲直  
者太宗覽之曰是能却李繼遷事例者元之嘗草繼遷  
制繼遷送潤筆數倍於常而以面簽書送元之却之不  
受故也

蔡寬夫詩話

胡季昭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實



象郡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  
草贈官制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  
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  
峭潔志槩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  
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  
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  
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淹霧  
墮鳶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  
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鶴林玉露

王希夷徐州人隱於嵩山元宗東封勅州縣禮致時年

已九十六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聖去智抱一居貞  
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岳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  
應茲嘉召雖紆綺季之迹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  
儒俾愈一作全高於上齒可中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  
還山大唐新語

貞德秀草招安湖南草寇詔曰自有天下至於今日未  
聞盜賊得以全軀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岷岡之火  
亦豈余心上稱其得體姚述勅祭閣妃文五雲縹緲誰  
扣玉扃上怒曰朕雖不善不如明皇之甚也先臣陳藏  
一承旨令述太乙宮明禋祈晴設醮青詞云我將我享

爰有事於明堂載禱載祈肅致誠於楚帝上自改爲上帝楚邦昌逆號也凡代王言不可不謹

隨隱漫錄

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敕云人材淆混莫難於品流黨與縱橫無分於勝負章申公惇視之不悅

復齋漫錄

廣州節度使紇于衆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黷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蹟固異於澹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琮之詞也書上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祕書

監制曰考三載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朝人言未息  
既起風波之論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

東觀奏記

武昌節度使苗

名與庭裕家諱同

責從

一作同

子嚴不避馬擒至

幕笞其背嚴母詣闕稱冤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馬雖  
乖於嚴敬鞭人合顧於簪纓舍人楊紹復之詞也苗自  
此爲清議所薄

同上

瑒字子全幼嗜學能屬文才藻優贍大中初爲翰林學  
士是時新復河湟邊土戎事稍繁會院中諸學士或多  
請告瑒獨制一日近草詔百函筆不停綴詞理精當夜

文帝復詔至御前令草諭天下制瑑濡毫抒思頃刻而告就遲明詔對帝大嘉賞因而面賜金紫之服瑑以文字受知不數年卒至大用其告諭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國也何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於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宏景業憂勤戒惕四載於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亘遐濶天寶末西戎乘我多難無力禦姦遂縱甲兵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卿士獻能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爲永圖且守舊疆爲明理荏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祐將士等櫛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荆棘而刁

斗夜嚴出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  
誠勤宜加寵貴

劉瑑碑

四六叢話卷六

畢

四六叢話卷七

烏程 孫梅 輯

制勅詔冊四 二

周茂振制詞雖規模小不甚渾灝然皆不苟篇篇運思  
皆工

澗泉日記

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王朔日詔云茲履夏  
正載頒漢朔書夏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  
而撻其誤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容齋  
四筆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選人改



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歛落職不降詔詞曾奏陳以爲非故事得旨卽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詁必重之意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版徙之善郡不貲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曰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恥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蒞滌嗣

立之事微矣乃費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

同上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  
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爲集賢史館相端  
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  
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  
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  
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受昉素高聞  
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  
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  
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

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  
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  
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臆詞  
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  
啟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效宜敷朝旨用  
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一作擁構化源而滋  
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爲優渥可依前尚書右  
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  
政事者洎創增之也同上

唐昭宗出幸華州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

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樸才如謝安連日召見樸有口辯上悅之遂拜爲相制出中外大驚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傳巖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佇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余勤求朱樸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貞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拔奇寧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者偃之兄樸爲相半年而罷後貶柳州司戶參軍制云不爲自

審之謀苟竊相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  
弭兵學能治國冒半歲容身之資無一朝輔政之力唯  
辱中台頗興羣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無知人  
之明拔樸於庶僚中位諸公袞以今觀之適足貽後人  
譏笑

容齋續筆

長春真人邱處機金主召不起己卯居萊州宋遣使來  
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遣近侍手詔致聘庚辰二月  
至燕真人進表陳情復奉勅旨成吉思皇帝勅真人邱  
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  
命臣奉厥元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

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啟所以身歸  
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  
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遠方  
不順我伐用張單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  
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略駐  
車徒重念雲軒旣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  
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遊化流胡而成道顧川途之  
雖闊瞻几杖以匪遙爰荅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  
安好旨不多及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

天下道教

輟耕錄

慈明楊太后入慈福宮爲樂部頭方十歲憲聖尤愛之  
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服爲戲因譖之后  
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茂陵每至后所必目  
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待  
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  
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

齊東野語

宰相朱倬視師回至平江洪遵景巖爲守以求入爲禱  
及將內禪陳康伯奏書詔方允翰林獨員洪遵在近欲  
召之倬惡非已出不可上卒召遵時競傳覃霑在學生  
員皆免解倬子端厚嘗肄業旣蔭補矣頗欲竝緣在學

人例竄名其閒張震眞父廉得其事疏中言之遂罷相  
景嚴適當制有云爲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效有  
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於疇庸

同上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灑掃門  
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  
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  
此眞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  
上以忠至不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  
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同上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



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卽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指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爲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厥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厥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此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辯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冑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思且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脩論韓琦富弼范仲淹不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故敢援此

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  
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會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  
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  
論相顧無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  
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  
尚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  
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直由師錫之  
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  
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  
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

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形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展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先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謀既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云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賜范純

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曰朕命不再至於歷  
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  
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  
相制曰詢於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  
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  
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小大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  
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允執厥中爲比以聖  
上同之漢哀云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  
卽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  
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

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辯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

佳也

同上

曲端死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悵有叛去者尋詔復端宣  
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  
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又詔諡端壯愍制曰屬委  
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興言及此流涕何追

案讀此二制張

魏公殆難爲情矣

同上

韓平原南園旣成遂以記屬之陸務觀務觀辭不獲遂  
以其歸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滿溢勇退之意甚婉韓  
不能用其語遂致於敗務觀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對太

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莊兼外制行詞云山林之興方  
適已遂挂冠子孫之累未忘胡爲改節雖文人不顧於  
細行而賢者責備於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寢躋廡仕功  
名已老蕭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  
豈謂宜休之晚節蔽於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  
於前輩高風勁節得無愧於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  
爲之慨歎二疏旣遠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來歸朕豈  
忘善養之道勉圖終去服我寬恩此文已載於嘉林外  
制集或以爲蔡幼學或謂出於馮端方皆非也

浩然齋

前輩公主制云瓊華在著已戒齊風之驕粉水疏園莫  
如徐國之樂晏公類要亦用粉田事蓋亦脂澤湯沐之  
意也若駙馬則以何晏事稱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  
彥爲粉昆以其爲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爲  
粉爹益可怪

同上

王珪行郝質殿巖制云曾無夜鑿之譁自得剛牙之重  
周禮地官凡軍旅夜鼓鑿千歷切注云戒守鼓也

同上

建炎末柔福帝姬自北歸朝廷封爲福國長公主下降  
駙馬都尉高世榮汪浮溪當制云趙城方急魯元嘗困  
於車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轡可爲善用事

同上

林文節作啟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  
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  
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  
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  
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  
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  
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草草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  
文章耶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  
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  
天顧視士民何施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



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

野老紀聞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啟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華書生子瞻以筆圜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蔡元長作閒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同上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竝用文富二公

彥博弼

二公久有

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人

一作古者

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

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歸田錄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仁宗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爲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同上

蘇東坡任翰林院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已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考之乃薦呂臣非楚得臣也又東坡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於求舊書

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

藝編閒評

歐陽文忠銳意言事大忤權貴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  
爲河北都運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  
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故事無內侍同行之理臣實  
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  
張氏妹一作虔州壻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育於家  
嫁姪晟晟自虔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  
事發鞠於開封巡院張懼罪且圖自免其語皆引公未  
嫁時事詞多醜判官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  
宰相聞之怒再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用張

前後語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脩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照明喫劍不得安世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旣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旣不明辨無取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

節往布郡條體余寬恩思釋前咎安世責詞云汝受制  
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願弭事端潛落偏說陰  
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聞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  
役一作秘密省跡其阿比之意一作實尚與朋黨之風云  
云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  
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  
改迎合也默記

顯應觀記者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爲北魏之伯淵其知  
者以爲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仁宗實錄景  
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爲相州滏

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有管惠民爲立祠故詔  
曰惠在澄邑恩結蒲人又曰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  
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  
其傳歟

攻媿集

題仁宗賜恤刑勅書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暍泣辜前王能事恤  
刑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旣臨溽暑方甚瞻茲縲繫深  
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圉圉戶庭吏  
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  
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卽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

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白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紲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贏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竝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尅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

同上

婁公神道碑九月明堂爲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然賜生餼詔曰九秋風露之清哀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

生我耆儒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旣老猶起海濱畱侯雖病強輔太子公弗敢復言孟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方形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知慮之昏志方浩然亦未見精神之憊公復敘四說以進懇請不已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同上

周益公碑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日宗室伯驪爲介御札生辰使兼齎國書一封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祕殿上曰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

同上



王魯公淮行狀公特進左丞相封冀國公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士林誦之

同上

北海文集序曰北海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

同上

嘗得一諧詞云朕眷禮勲臣旣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室併侈如夫人之疑以爾修態橫生芳性和適會膺無卹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閒權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脩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勲

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

清波雜志

詞頭代王言賞功罰罪若風雷鼓舞天下要當采公論載於訓詞以昭示懲勸某除名官若其人非素所與者必微寓詆誚於一二字中審其人不能曷不尋繳還之制顧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惡其可乎

同上

右彭城公拜相制書一通案公以至和元年中秋日相前一夕仁宗召當直學士楊偉不至乃宣趙槩視草自此遂召學士有故不宿者以次官遞宿然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殆後世公議非裏詔也

益公題跋

東坡爲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案此三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荅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云故世以公爲知言又述諫

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在翰苑荅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爲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爲法也同上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博士學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事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种世衡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補授君子予其權不責其專也

東坡志林

姚寬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

問安侍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巖筆也

姚氏殘語

荆公與呂申公素厚薦申公爲中丞以爲有八元八凱之風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亦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諸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法數爲執事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荆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潁州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暘叔以爲不可次道但云數奏失實援據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與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性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

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斥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髯誤以爲申公也

同上

范蜀公以侍從事仁宗名重天下熙寧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荆公見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戰馮當世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荆公不快之自草制詞極於醜詆明日延慶因賀公具以制詞出於荆公爲解公笑誦其詞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懷

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  
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  
蔽之姦任老臣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元祐初哲宗登極宣仁后垂簾首以詔特起公詔曰西  
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  
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卒不起

同上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  
稷余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同上

元祐垂簾元日羣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賀

禮宣仁謙讓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  
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云顧惟非涼豈敢比隆  
於先后其在典法亦當幾合於前規

石林燕語

眞宗景德中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  
上一時以爲殊寵三十年閒除三人皆前宰相也宋宣  
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  
宰相而除者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云有國極  
資望之選今纔五人儒者兼翰墨之華爾更九職當時  
頗稱之宣獻嘗歷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再爲翰林  
學士三爲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大學士至是併爲九



也 同上

呂寶臣爲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爲中丞不以爲嫌乃召蘇子容就曾魯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尚有避於當途況朕方以至公待人無疑羣下豈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旣辭上命中使押赴臺禮上公弼亦辭位不從 同上

范魯公與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爲一制其辭曰或病告未寧或勤勞可睠時南郊畢質溥皆再表求退仁浦

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

同上

天聖末詔卽河南永安縣訾王山建宮以奉太祖太宗  
眞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寢也宮成賜名會聖改訾王  
山爲鳳臺山蘇子瞻山陵曲赦云敞鳳臺之仙宇粲龜  
洛之神

一作仁

祠鳳臺以山名也

同上

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制至眞宗  
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  
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歎於  
東門邈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者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

請者頗難

同上

陳恭公初相張安道爲學士仁宗召至幄殿面諭曰善爲草麻詞無使外人得有言蓋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載其請建儲之事云納忠先帝有功朕躬上覽稱善乃恭公薨墓碑未立時論者猶未一上賜額曰褒忠之碑特命安道爲之故安道首言褒忠碑者皇帝神筆表揚故相岐國公執中之忠烈也於是遂無議之者

同上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亶亶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

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  
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  
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  
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  
其詞明白亦占地步

鶴林玉露

周益公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  
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上

宋嘉定閒加史丞相實封制曰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  
某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抱一作挺伊尹佐王之略

用經句而妥帖然過諛失體勲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  
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  
顧言一作欲遵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  
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同上

嘉定閒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  
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  
以巫咸一字之誤而黜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惟稍  
能四六者卽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  
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  
褒稱過實或似啟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

王言之體矣端平初患代言乏人略更其制出題明注  
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  
亦少

同上

秦檜在相位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  
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喜卽  
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  
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  
臣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褻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  
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子尚  
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脅君誤國其可赦乎

同上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  
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許詔云惟汝一德旣咨裴度  
而往釐於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  
乞宮觀養親不允詔曰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  
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曰應事  
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  
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  
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  
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  
以一青掩大德旣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

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

人孰若

一作云

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同上



四六叢話卷七 畢